

一棵小桃树



奶奶从集市上回来,带给了我们一人一颗桃子,她说:都吃下去吧,这是一颗“仙桃”,含着桃核做一个梦,谁梦见桃花开了,就会幸福一生。我们都认真起来,全含了桃核爬上床去。我却无论如何不能安睡,想这甜甜的梦是做不成了,又不甘心不做,就爬起来,将桃核儿埋在院角,想让它在那蓄着我的梦。

秋天过去了,又过了一个冬天,我竟将它忘却了。一个春天的早晨,奶奶扫院子,突然发现角落的地方,拱出一个嫩芽儿,便叫道:这是什么呀?我才恍然记起了是它,它竟从土里长出来了!它长得很委屈,是弯了头,紧抱着身子的。第二天才舒开身来,瘦瘦的,黄黄的,似乎一碰,便立即

会断了。大家都笑话它,奶奶也说:这种桃树儿是没出息的,多好的种子,长出来都是野的,结些毛果子,须得嫁接才成。我却不大相信,执著地偏要它将来开花结果。

因为它长得太不是地方,谁也不再理会,惹人费神的倒是那些盆景儿。爷爷是喜欢服侍花的,在我们的屋里、院里,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。春天花事一盛,远近的人都来赞赏,爷爷便每天一早喊我们从屋里一盆一盆端出来,一晚又一盆一盆端进去,却从来想不到我的小桃树。它却默默地长起来了。

它长得很慢,一个春天,才长上二尺来高。但我却十分地高兴。它是我的,它是我的梦种儿

长的。我想我的姐姐弟弟,他们那含着桃核做下的梦,或许已经早忘却了,但我的桃树却使我每天能看见它。我说,我的梦是绿色的,将来开了花,我会幸福呢。

这一年,我到城里上学去了。走出了山,来到城里,我才知道我的渺小:山外的天地这般大,城里的好景这般多。我忙着学习、奋斗,一毕业就走上了社会,要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我的事业;那家乡的土院,那土院里的小桃树儿便再没有去想了。

奶奶去世的消息传来,我连夜从城里回到老家,家里人等不及,奶奶已经下葬了。看着满屋的混乱,想着奶奶往日的容颜,我的眼泪流了下来,对着灵堂哭了。天黑的时候,我在窗下坐着,一抬头,看见我的小桃树了,它长着弯弯的身子,努力撑着的枝条已经有院墙高了。爷爷的花事早不弄了,一垒一垒的花盆堆在墙根,它却长着!弟弟说:“那桃树被猪拱过一次,要不早就开花了。”他们曾嫌它长得不是地方,又不好看,想砍掉它,奶奶却不同意,常常护着给它浇水。啊,小桃树,我怎么将你遗忘在这里了呢?看着桃树,想起没能再见一面的奶奶,我深深懊丧对不起我的奶奶,对不起我的小桃树。

贾平凹

小秀儿

我们从小就认识,她叫我大海哥,我叫她小秀儿,她是我家的女儿。

阿姨才来时,我刚上小学。一天放学回家,一推开门,见一个农村打扮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,睁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。

“你是谁?”我问。

“我是小秀儿,我妈在厨房。”她说。

“你妈妈是谁?”我又问。

她摇摇头,怯生生地望着我,似乎没有懂得我的话。我饿了,在屋里东翻西翻地找吃的东西,小秀儿睁大的双眼一刻也不离开我。

见我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苹果,她像是放了心,带着几分乡间恬静问我:“你是大海哥?”

“是呀。”我一边嚼着苹果。

她笑了,说:“婶婶说你回来跟我玩……”

“什么婶婶?哎呀!你怎么把新娃娃包上这么多破布?”我看见她怀里抱着舅舅新从国外给姐姐带来的洋娃娃。

“怎么是破布?是被窝……”

“把新娃娃弄脏了!”我跳起来,一把抢过洋娃娃。

小秀儿不声不响,再度睁大了眼睛望着我。然后,开始慢慢地叠手里的几块破布。

妈妈来了,身后跟着一个农村打扮的妇女,小秀儿立刻跑过去,偎依在那个妇女的怀里。那就是小秀儿的妈,我家阿姨。

妈妈狠狠训了我一顿,并要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,和小秀儿一起玩。

晚上,妈妈把台布拿来给洋娃娃做被子,小秀儿的笑声充满了房间,她的天性是活泼的。“大海哥,我当洋娃娃的妈,你当她的爹,行吗?”小秀儿一句话,把爸爸妈妈都逗笑了,只有阿姨却垂了头。

“不,我要当师长、当司令官!”我正把帽子捏扁,腰里插着两把“手枪”,在屋子里昂首阔步。

后来,小秀儿越来越漂亮。大伙儿也都这么夸奖她的时候,我们却很少在一起,偶尔见到,话也少了。

史铁生

M 名诗荟萃

睡吧,山谷(节选)

北岛

睡吧,山谷
快用蓝色的云雾蒙住天空
蒙住野百合苍白的眼睛
睡吧,山谷
快用雨的脚步去追逐风
追逐布谷鸟不安的啼鸣
睡吧,山谷
我们躲在这里
仿佛躲进一个千年的梦中
时间不再从草叶上滑过
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
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
旋转的树林
甩下无数颗坚硬的松果
护卫着两行脚印
我们的童年和季节一起
走过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
花粉沾满了荆丛
风,睡在我们手掌中

古为今用

我们都愿意学习点古典文学,以便继承民族传统,推陈出新。在学习中,恐怕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:一接触了古典著作,我们首先就被著作中的文字之美吸引住,颇愿学上一学。

文字平庸是个毛病。为医治这个毛病,读些古典文学著作是大有好处的。可是,有的人正因为读了些古典作品,而文字反倒更平庸了。大概是这样:阅读了一些古典诗文,不由地就想借用一些词汇,给自己的笔墨添些色彩。于是,词汇较为丰富了,可是文笔反倒更显得平庸,因为说到什么都有个人云亦云的形容词,大雨必是滂沱的,火光必是熊熊的,溪流必是潺潺的……这样借来的文章是很难出色的。

在另一方面,我们今天的文学工具是白话,不是文言。古典诗文大都用文言,不用白话(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等是例外)。

那么,由文言诗文借来的词汇,怎样天衣无缝地和白话结合在一处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二者结合不好,必会露出生拉硬扯的痕迹,有损于文章气势的通畅。

因此,我想学习古典文学的文字不应只图多识几个字,多会用几个字,更重要的是由学习中看清楚文学是与创造分不开的。尽管我们专谈文字的运用,也须注意及此。我们一想起韩愈与苏轼,马上就想起“韩潮苏海”来。这说明我们尊重二家,不因他们的笔墨相同,而因他们各有独创的风格。我们对李白与杜甫的尊重,也是因为他们的光芒虽皆万丈,而又各有千秋。

多识几个字和多会用几个字是有好处的。不过,这个好处很有限,它不会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文字。

老舍